

## 第一章

# 辛亥硕果 孙中山建都南京

### 武昌城头响惊雷

10月10日，武昌城头枪声骤起。黑夜中，总督瑞澂从墙洞中爬出，仓皇出逃。在黑洞洞的枪口下，黎元洪被逼上都督宝座。晨曦中，中华民国的五色旗冉冉升起。

“砰、砰、砰！”这是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中国历史上一个崭新的时代中华民国就从这里开始诞生。

辛亥革命前夜的中国社会，“乱机遍地皆是，如处火药库上。一触即发”。其时，爆发了全国性的保路运动，四川尤为激烈，

清廷从湖北调兵入川镇压。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决定乘此有利时机，在中秋节（10月6日）发动起义。但消息走漏，起义被迫推迟。

10月9日，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这天 共进会负责人孙武与潘善伯等人在汉口宝善里 14 号革命党人总机关秘密配制药弹。中午时分，共进会主要领导人刘公的弟弟刘同敲门进来了他嘴上叼着一支烟，伸头去看炸弹的配置，不意烟灰掉进配药盒内，一时火星迸裂，烟雾弥漫，声震四邻。顿时，孙武满脸焦黑，鲜血直流，急送医院抢救。其他各人分头逃走。

不一会，俄国巡捕赶来搜查，翻箱倒柜，将革命党人的名册及准备起义用的文告、符号、旗帜搜去，刘同、刘公的亲属亦被押走。俄巡捕房又将人、物悉解湖广总督署。总督瑞澂急调军警搜捕党人，杨宏胜等多人被捕，武昌城内一片肃杀之气。

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闻变，在武昌小朝街机关部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刘尧徵激奋地说：

“事情已发展到这一步，正是我们和满清铁血相拼的时候了，与其坐而待捕，不如及时举义，成败利钝，非所计也。”

蒋深以为然，接上去说：“再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向前冲，或可死中求生。”

与会人员情绪激昂，一致赞成立即动手。蒋当机立断，决定当天晚上 12 时起义，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并以临时总司令名义发布命令，分送各标营革命党人。然而，至时未闻信号，各路队伍未敢轻举。事后才知道，给南湖炮队党人送达命令的邓玉麟等人因文昌门戒严未能及时出城，抵达炮队为时已晚，所以事遂未成。

这天夜里，蒋翊武因信炮未响，心中纳闷。正惶惑间，传

来“咚咚咚、咚咚咚”急促的敲门声。蒋等预感到情况有变，立即准备自卫，刘尧徵持炸弹急急下楼。刚走到楼梯口，清军警已破门而入，冲上楼来。刘慌忙掷弹楼梯中，弹炸碎片四射，自身炸伤倒下而被捕。其他各人越后墙登邻居屋顶，人多顶塌，全部被扣。蒋因垂着长长的辫子，穿着酱色的旧布衫，外套紫色领褂，一副乡学究打扮，没有引起军警注意，乘隙溜走。党人陈宏诒因与警官相识，亦未被捕。党人彭楚藩、邢伯谦等人均被关押。

夜已深，月亮在长江上空的黑云中穿出穿进。墙根草丛中的蟋蟀“嚙、嚙、嚙”叫个不停。督署警卫森严，里外灯火通明，瑞徵双手反剪在背上，踱来踱去，心神不定。他震惊：有如此多的革命党人，而且大多是新军官兵！他愤怒：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在老子脚下造反！他恐惧：继续按名册搜捕，可能激成兵变！督练公所总办铁忠、武昌知府双寿、督署文案陈树屏等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总督阴沉的脸。突然，瑞徵收住了脚步，圆睁双眼，嘴里冲出一个字：“杀！”铁忠等遵命匆匆对被捕党人会审，即将彭楚藩、刘尧徵、杨宏胜推出辕门斩首。

第二天的武昌，秋风飒飒，不停地下着淅沥的小雨。统治当局下达命令，准备大开杀戒。

乌云压城黑风吼。一日之间，武昌各革命机关全被破获，被捕男女数十人，皆披枷带锁，拘押候审。

革命党人在白色恐怖下，痛三烈士之惨死，义愤填膺，急思起义。然而，这时武昌地区的革命党领导人，为暂避清方锋芒而他走，一时无人发号施令。在这危急的关头，各营队的革命党人各自秘密活动，自谋起义。

这天上午 10 时，工程第八营革命党总代表熊秉坤在饭堂召集党人组长秘密会议，他向大家说：“清督瑞徵、第八镇司令张

彪认为我们八营的党人最多，决定今晚 11 时派兵包围我营，按名册捉杀党人。情况紧急，我们必须在晚上 11 时前起义，以死相拼，希望大家积极准备，听候命令。”

晚上 8 时左右，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焦急地等待着命令，闷得发慌，急不可耐，党人程正瀛端起枪装子弹，金兆龙用油布擦枪，发出响声。反动排长陶启胜闻声像恶狼一样扑过来，训斥：“你们想干什么？”金不慌不忙地说：“准备不测。”陶大怒：“你们想造反啊！”随即揪住金兆龙，并命令左右：“给我绑起来！”程见事已发，就抡起枪柄猛砸过去，陶一声惨叫，立时倒地。金跃起大呼：“反啦！大家起来造反啊！”

熊秉坤见时机成熟，即鸣枪号召起义，革命战士应声跃起，冲往操场。督队官阮荣发、右队官黄坤庸、司务长张文涛等人挥刀制止，命令起义官兵立即退回营房。在这紧要关头，党人吕中秋枪举弹飞，穿过黄坤庸的胸膛，又击中张文涛，一石两鸟。徐少斌手快，亦一枪撂倒了阮荣发。熊秉坤立即带领起义队伍奔向楚望台军械库。守库官兵在党人罗炳顺、马荣等人的带动下亦鸣枪响应。

聚集在楚望台的工程营 400 多名官兵，由总代表熊秉坤统一指挥，他宣布起义队伍为革命军，后又共推左队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吴、熊等人根据情况，组织力量，固守军械库，打垮了附近的清宪兵营等部队。

这时，各部队纷纷起义响应。二十九标、三十标分别在党人蔡济民、彭纪麟率领下起义，开往楚望台。陆军测绘学堂全体学员一致响应，投奔革命军。驻城外的炮队和混成协各队也早已动起来，加入起义行列。

起义取得初步胜利后，吴兆麟召集各标营起义代表蔡济民、熊秉坤、李翊东、张鹏程、马明熙等人开会，商讨下一步军事

行动。张鹏程认为：“我们不能长守楚望台，要速攻督署，解决根本问题，否则天亮后清方必集中兵力来围攻，我们会处在极其困难的地步。”与会代表一致赞成。于是，会议研究了进攻的方案。

吴兆麟以总指挥名义向革命军发布命令，其要点为分兵合击督署：以邝杰为第一路队长，率工兵一队，经王府口向前进攻；以马荣为第二路队长，率工兵一队，经小陆街攻击第八镇司令部和督署背后；以熊秉坤为第三路队长，率工兵一队，经保安门正街前进，正面攻击督署。另由程国贞指挥炮队，配合各路进击。

晚上 10 点半后，各路发起进攻。但革命军在攻击前进中都遭到清军的顽抗，火力极其凶猛。第一路滞留不前，后又退回楚望台，其余两队亦先后停止进攻。当邝杰回到楚望台时，吴总指挥大怒：“临阵退缩者斩，拉出去枪毙！”后经在场官兵劝解，才允其带罪立功。

正当吴兆麟兵败愁容满面之时，各方响应起义的部队陆续开到。吴当机立断，增兵继续进攻。开始，革命军在大炮的轰鸣下进展顺利。但天不作美，是夜北风呼呼，细雨绵绵，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炮队攻击时因方向不辨，难以命中目标，未能摧毁清守军火力点。敌军乘黑夜反扑，形成两军相持的局面。

指挥部针对这种情况，采取了有力措施。组织了以熊秉坤为首的敢死队，奋勇冲杀，击退了第三路方面敌人的反扑。同时，绕到督署后面。用煤油纵火焚烧柴草、破屋。顿时，火光冲天，炮队借着火光猛轰清军，各队乘炮火的威力向督署进逼。一、二两队会合后向大都司巷第八镇司令部进攻，但在巷口遇到了守卫司令部清军机枪的扫射，挡住了前进的道路。这时，突

然冲出两位战士，伏地蛇行，及至机枪下狂呼跃起，先起者为敌刃砍倒，继起者趁敌举刀之际，扑向机枪，扭转枪口，一阵扫射，敌人如墙倒，死伤甚众。革命军乘胜占领了八镇司令部。

坐镇督署的瑞澂，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忽然间一颗炸弹在督署附近爆炸，他吓得心惊肉跳，瘫软在太师椅上。站在一旁的统领陈德龙上前安慰说：“请大帅放心，有卑职保护！”但总督大人仍紧锁双眉，摇着头说：“炮弹厉害得很啊，即使落下一颗也是不得了！”不一会，果真一颗炮弹落在督署院内，一声巨响，炸得泥石齐飞，房屋抖动。瑞澂再也坐不住了，慌忙站起问左右：“往哪里避？”陈德龙颇有马屁功，早就为主子想好了后路，脱口而出：“往城外兵船上去！”瑞澂点头称是。于是，他派人在靠城墙一边的督署围墙打开一个洞，乘月黑夜深之际钻了出去。瑞澂在一排卫兵的簇拥下，出文昌门，上了楚豫兵船。接着，张彪在骑兵的保护下也溜走了。

吴兆麟得悉瑞澂逃走，立即传知各部，全军士气大振，几经冲锋，击溃守军，拂晓时分占领了督署。

由革命党人发动的武昌起义，经一夜紧张而激烈的搏斗，终于取得了胜利。

10月11日天将放亮时，起义领导人在楚望台坡下召开紧急会议。吴兆麟提出了组织新政府的议题。蔡济民应声说：“起义已初步成功，目前最要紧的是重新组织政府，不能这样群龙无首，光武昌起义是不行的，必须马上通电全国，呼吁响应，安民告示更非马上发出不可。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国所知的人，才能号召天下，免得人说我们是兵变闹事。”大家都赞成立即建立新政府。但是，起义时武汉地区的革命党领导人蒋翊武、刘公、孙武等都不在武昌，黄兴、宋教仁等更远在上海等地，远水救不了近火。起义的临时指挥人，资望浅，年

纪轻，不敢或不愿出来担此重任。吴、熊、蔡等人商议决定，派人邀请、寻找革命党领导人和在城中的耆绅父老，到省咨议局会商。

事有凑巧，这时马荣等人来指挥部报告，说黎元洪躲在刘文吉家。吴兆麟喜出望外，感到都督有人了，立即命令马荣带一排人马去请黎到楚望台来晤面。

马荣率众匆匆赶到黄土坡，先将刘宅前后包围。然后带数人，气势汹汹，撇开刘之护兵，闯门而入。

黎元洪见马荣等人进来，以为革命党人来同他算帐了，因而暮然而起，厉声责问：“我黎某治军素来宽厚，你们为何来谋害我？”

马急切回答：“非也，我们并非谋害统领而来，而是请统领出面主持大局的！”

黎不信反问道：“你们革命党人才济济，又何用我来干呢？”

马不耐烦地说：“统领非去不可！”

“你们要我到哪里去？跟谁晤谈？”

“到楚望台，与吴兆麟总指挥见面。”

黎元洪听到吴兆麟三个字，立即笑嘻嘻地说：“他是我的学生，学问很好，有他这样一个人，足以担当大事，用不着我了。”

马急了，就掏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掼，说：“你如果坚持不去，我们就不客气了，你将大祸临头！”

黎经此一吓，站起来，躬着腰，说：“我去，我去！”

黎元洪本是一个清军协统，几小时前还指挥部下镇压新军起义，并亲手斩杀两名革命党人。要他立即拥护共和，赞成革命是不可能的。所以，黎见吴兆麟即说：

“你为什么要革命？这是要全家诛戮的事。你学问很好，资格很深，你万不该与革命党共同革命。你若不革命，你在军队

晋级很易。请你快叫大家各回各营。事情闹大了，更不得了。”

在一旁的马荣听了大为光火，用手指着黎说：“我们同志很抬举你，你反不受抬举，叫我们回营，待瑞澂派人来杀。你昨夜亲手杀了我们传信的同志周荣棠，我们尚未问你的罪。今请你来，仍是反对我们，你是一个汉奸。我们就杀你！”说完即拔刀向黎砍去。

吴兆麟急忙挡住，并解释说：“黎统领素来是很爱我们的，刚才所说的话，是关照我们。看我们同志太辛苦了，暂请回营休息。黎统领自有维持之法。”又低声对黎说：“请统领暂且容忍。”

过了一会，吴又对黎说：“瑞澂自督鄂以来，措置乖戾，激起湖北军队全体革命，足证清廷无道。今闻瑞澂与张统制等均已出走，仅统领一人在武昌城内。统领素爱军人，甚得军心，事已至此，实属天意，只好请统领出来维持大计。”黎仍毫无表情，一言不发，拒绝接受。

中午时分，在武昌的革命党领导人、立宪派负责人及社会各界人士聚集省谘议局开会，商议革命政权的建立问题。黎元洪也被强制性地邀请到会上。会议由原湖北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主持，他说：“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但是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大功告成。况瑞澂自遁走后，必有电报到京，清廷闻信，必派兵来鄂与我们为难。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接着，吴发言，向会议提议：“起义后军民两政实繁，兄弟拟向在座诸位同志先生公举黎元洪统领为湖北都督，汤化龙先生为湖北民政总长。两公系湖北人望，如出来主持大计，号召天下，则各省必易响应。”与会人员一齐鼓掌通过。但黎元洪却立即站起说：“此事体太大，务要慎重，我不能胜都督

之任，请你们另举贤能。”汤化龙和原省咨议局议员胡瑞霖对黎左劝右说，亦无济于事。蔡济民、张振武等革命党人则一面劝，一面逼，黎还是不点头。蔡急得没有办法，就拔出手枪厉声说：“事已至此，黎公再不允就，我等只有自杀，以谢同志，而慰死难先烈！”黎见此状，既不敢言辞，也不允就任。

正当出现僵局之时，突然有一位革命党人拿着一张事先准备好的安民告示往黎元洪面前一放，说：“请都督签字！”黎一看，直摇手，连声说：“莫害我！莫害我！”不肯签字。站在一旁的李翊东来火了，就举枪对着他说：“我们不杀你，要你作都督，你还不愿意！再不答应，我就枪毙你！”黎吓得缩成一团，既不吭声，也不签字。陈磊怕酿成大祸，一步上去夺下了李的枪。但李一不做二不休，就提笔写上了一个“黎”字，还对黎说：“我代签了，看你还能否认不成！”大家拍手称好。

当天下午，武昌城内到处张贴着这份告示：

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今奉军政府令，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师到处，尔等不用猜疑。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拔尔等出水火，补尔等之疮痍。尔等前此受虐，甚于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吾汉家儿。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无所施。我今为此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民戮力驰驱。所有汉奸盗贼，不许残孽久支。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贼之皮。有人激于大义，宜速执鞅来归。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勿差池。士农工商尔众，定必同逐胡儿。军行素有纪律，公平相待不欺。愿亲爱同胞，一一敬听我词。

这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份布告，宣告了湖北军政府的建立，是

破天荒的大事。所以，布告一出，人们奔走相告，轰动全城。李廉方在《辛亥武昌首义记》中说：“往观者途为之塞，欢声雷动，至有限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为快。”

布告出去了，都督黎元洪的名声也传遍各地。可是，黎元洪却始终耷拉着脑袋坐在那里，不说话，不吃饭。

革命党人鉴于黎的态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首先，把黎安顿在省谘议局楼上，派人日夜看守，以防止发生意外。其次，为使军政府能正常工作，及时处理纷繁复杂的政治、军事问题，决定成立谋略处。<sup>11</sup>日晚上，革命党人开会，决定由蔡济民、吴醒汉、张廷辅、邓玉麟、高尚志、王宪章等<sup>15</sup>人任谋略，组成谋略处，掌握军政大权。

在谋略处成立会上研究决定了许多重大问题：以谘议局为军政府；称中国为中华民国；政体为五族共和；规定国旗为五色，以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为一家；以黎元洪为都督，布告地方；移檄各省，并照会各国领事，宣布清廷罪状；军政府机关暂设参谋部、军务部、政务部、外交部。

军政府以“都督黎”的名义发出了许多对内对外文告、文件。但是，这位挂名都督仍然坐着不开口革命党人着急了，就在10月13日下午开会研究这个问题。会上，陈磊、甘绩熙等人对黎的顽固态度非常气恼。提出不如用手枪把他扣了。话音刚落，他俩就提着手枪朝黎的房间走去。甘推开门，对黎说：“我们汉人同志，用头颅，用鲜血，换来了今天的业绩，还抬举你为都督。可你几天来，太对不起大家。其实，你是很讨便宜的，事不成，你可做个拿破仑，事成了，你可做个华盛顿。你如果再不下决心革命，我们就要用手枪来对待了！”黎终于开口了。对甘说：“你年轻人不要说激烈话，我在这里两天，并没有

做对不起你们的事！”陈磊插话：“你到现在辫子还留着！既为都督，就要做个模范，应该下决心，先剪去辫子。还有，我要告诉你，不要以为你才智过人，都督非你干不可。以中国之大，汉人之多，岂无做都督之人啊！望你三思。”

这时，蔡济民等人也来了，一齐劝他剪辫子。出人意外的是，黎也爽快起来了，答应说：“你们再不要如此激烈，我决心与你们帮忙就是。你们说要去辫子，我早就赞成。我以前在营内发过通知：愿剪发者，则听其便。你们明日叫个理发匠来，将我的辫子剃去就是。”丁仁杰和刘度诚两位战士，立即拿出剪刀，“咔嚓”一声，辫子落地，蔡济民上去摸了摸黎的头说：“都督像是个罗汉！”黎则笑对：“有点像弥勒佛！”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黎剪辫后，也就真的当起了都督。当天，他在汤化龙的陪同下，接见了美国、法国驻汉口领事。尽管有许多问题是汤代答的，但当美国领事问到将来采取何种政体时，他毫不含糊地说：“共和政体。”这是黎元洪以都督身份第一次向社会公开亮相。

晚上，他又以都督身份在都督府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他宣布：“自此以后，我即为军政府之一人，不计成败利钝，与诸君共生死。”黎激昂慷慨的表态，赢得了阵阵掌声。

武昌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湖北军政府是中华民国建国前革命党人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具有民国中央政府职权，起到了革命政权首府的作用。

## 光复南京

黎老虎出奇兵，星夜攻占乌龙山、幕府山。徐总司令运筹帷幄，林述庆血战天堡城。总督张人骏占卜决去留，

“忽闻楚歌”，改扮秀才坠出鬼脸城。施放议降烟幕，张勋夜遁江北。

武昌起义的枪声，震撼全国，各省响应。从 11 月初开始，江苏各地陆续光复。但南京的光复却十分艰难。第九镇统制徐绍桢曾在 11 月 8 日率所部在秣陵关起义，进攻南京，因子弹太少，为张勋江防军击退，败走镇江。

徐绍桢对部队略加收拾整顿后，即赴上海求援。在沪革命党人闻讯后，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决定组织江浙联军，大举攻宁。在陈其美的提议下，一致公推徐绍桢为江浙联军总司令。

11 月 15 日至 20 日，各路军队先后汇集镇江，他们是：黎天才所率淞军 600 多人，刘之洁统带的苏军 3000 多人，洪承点的沪军 1000 多人，朱瑞率浙军 3000 多人，林述庆的镇军亦有 3000 多人，另外还有柏文蔚的淮军和徐宝山的扬军，共 13000 多人马。

正当江浙联军准备向南京进军之时，有位勇敢者某君愿只身赴宁劝降。此事，上海《申报》于 11 月 26 日作了详细报道。

某君抵宁后，通过江宁将军铁良的传令官杨某，约张勋下午 6 时相会。因某君是张勋旧部，与张感情甚好，所以张闻报即派车接入署内。

张勋招待晚餐，两人三盅酒下肚，脸红身热，打开了话匣子。某君见张一副得意样，就笑着说：“大帅满面春风，想必一切顺利。”张点头说：“还好，还好，托皇上的福，承蒙项城（即袁世凯）慧眼识人，对我信任，南京防务由我全权负责。”某君委婉进词：“形势变化很大，外头风声甚紧，革命党人声势不小，南北已有十数省独立，苏、沪也已脱离朝廷，正组织民军

西进。这次徐绍桢将率江浙联军攻打南京，张帅有何对策？”张脱口而出：“我有大军 2 万人，皆万众一心，忠实可用，故绝不畏民军之进取。武昌已由官兵克复，形势已变过来了！”他还洋洋得意地说：“张人骏现在署内，若非有我之命令，断断不能出城；铁良虽系将军，如果抗命不从，私愿退让，亦当杀之以报清帝。”

两人纵谈竟夕，某君见张无意投降，便直截了当地提出：“两军交战，生灵涂炭，百姓遭殃，且南京周边各省各地均独立，孤立无援，如津浦路切断，更北撤无路，战则难操胜券。请三思，不如息兵议和。”张头一歪，便问：“好啊，怎么个和法呢？”某君笑笑说：“请大帅拿主意。”张思考再三，始提出要求四款，民军若能照行，始允息兵议和：“一、仍用阴历及宣统国号；二、彼所治下各地之白旗一律收去；三、民军现时占领诸地均须退让；四、民军抱战志者不得入其境内”。这 4 条的实质是要民军投降。

某君见张勋不为所动，秉性顽固，就于翌晨告辞而出。

既然和平的道路已堵死，只有靠武力来实现。徐绍桢立即召开各路军队领导人会议，决定以主力部队攻打天堡城，另以南北两路齐进。11 月 24 日，总司令发布总攻令，以淞军、浙军为北路，向乌龙山、幕府山进攻；以苏军为南路，向雨花台方向挺进；镇军向天堡城方向进击；沪军为总预备队，随总司令部移动。各军奉令向指定目标攻击。

11 月 24 日夜，黎天才率领淞军和部分浙军，在守台官兵内应的配合下，攻占乌龙山炮台。接着，乘胜前进，在 25 日拂晓攻克幕府山炮台。总司令徐绍桢已月余紧锁双眉，忽接捷报，笑得嘴巴合不拢，情不自禁地说：“好！好！黎天才无愧于黎老虎的美称！”

浙军在 24 日由东流向麒麟门方向前进，25 日在马群与清军遭遇，一鼓作气，夺得五个山头。26 日张勋为挽回颓势亲自出马，倾巢而出，围攻浙军。张军火力甚猛，浙军左右翼先后受包围，伤亡甚重，大有难于支撑之势。这时，参谋长吕公望身先士卒，冲上前线，大喊：“弟兄们，只可进求成功，断不可后退！”浙军士气大振。其时，淞军一营赶来，林述庆也指挥马队冲上去。三军在冲锋号的吹奏下，全线奋起攻击。霎时间，硝烟弥漫，杀声震天，马队如山崩，步队似潮涌，全线涛翻浪卷，向前推进。清军统领王有宏见民军来势汹汹，即骑马向前察看，拿起望远镜扫视民军阵地。民军一枪击中其腹部，王翻身跌落马下，一命呜呼。张军大骇，纷纷退散。浙军乘胜追击，歼敌 2000 余人。

这时苏军也由上方门攻至雨花台。

11 月 28 日晚上，江浙联军向南京城清军发动总攻击，准备破城而入。但总攻击一开始，民军就遭到守军的顽抗，城墙上的机枪嗒嗒嗒叫个不停，弹如雨下，富贵山、狮子山、天堡城大炮的轰鸣声，震耳欲聋。联军苦战一昼夜未能奏效，退回原地。

据此，联军司令部决定改变作战方针，先以主力攻占天堡城，控制制高点。徐绍桢命令镇军、浙军和淞军联合作战，并由沪军协助，围攻天堡城敌军。

天堡城，位于朝阳门外钟山之腹部，地势十分险要，可以居高临下，瞰制全城。张勋以两营精兵驻守，有炮队、机关枪队，实力雄厚。

11 月 30 日上午，各路军队集合进入阵地，浙军由孝陵卫向钟山挺进，淞军由铁路向钟山攻击，镇军作为主力由东直攻天堡城。中午 12 时，战斗打响。战至晚上，镇军由余长春率领一

营人，已攀登紫金山高峰，俯击天堡城之敌；镇军统带李玉昆部由蒋王庙仰攻至半山腰。天堡城守军已处在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

12月1日1时，林述庆令所有机动兵力悉数援攻。联军经几番冲击，终于天亮前全歼守敌，占领了天堡城。

徐绍桢随即以有利的地形，用大炮向城内太平门清军瞭望台和北极阁张勋指挥所轰击。

清军丢失天堡城，大炮轰进城来，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江南提督张勋三巨头，坐立不安，各有打算。张、铁两手空空，没有一兵一卒。张勋则拥兵自雄，张、铁只好俯首听命。铁良曾电请清廷，发兵援宁，袁世凯则回电称：“一切听张勋指挥，不可妄动。”张、铁处境困难，一举一动都要看张勋的脸色，所以想随时逃走。

在联军进攻天堡城时，张、铁两人就心神不定，思考此役的胜败得失，去留利弊，但难以预卜。于是，他们就在督署以牙牌占卜，开始时常见上上签，一阵高兴，想留下。不料，第三传却是下下签，课文是：“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败涂地。”两人吓出一身冷汗，预感到此战必败，决定在联军围城前出走。为了安全出城，他们就找鼓楼医院院长美国人马林帮忙。马应诺。

12月1日夜晚，林梢残月，灯火两三，忽明忽暗，张、铁两人一身秀才打扮，鬼鬼祟祟地躲进汉西门教堂，然后由马林陪他们去鬼脸城。在城上，马林叫人用软兜把他们坠出城外。张、铁俩出城后，由下关登上日本兵船。

张勋闻知，立即电告北京，参了张、铁一本。清廷一面下旨查办，一面做了一个顺便人情，将两江总督这顶帽子给张勋戴上。

张勋知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为争取时间，撤走残兵败将，立即派出代表，与江浙联军议和。

12月1日下午四五点钟。正当林述庆在山坡上察看各队兵马向南京行进情况时，忽见远处数骑，打着旗帜，徐徐而来。林得探报，原来是美国驻南京领事求见。

“贵军统领安在？”

“鄙人林述庆，不知阁下有何事相商？”

“我来代张勋议和，要求不杀其部卒并旗人，张明日来见君，许其挂剑。”

“今民军临迫城下，公谓谁胜谁败？”林反问。

“天堡城之战，勇敢可钦，胜在民军。”

林问：“胜败既分，张勋对民军谓之降则可。谓之和则否，公以为何如？”这一问提醒了翻译官，立即插话：“实系请降，刚才误译为和字。”

林对清军投降事，发表如下意见：“张勋投降，我亦要提出几点：一、张勋所部并旗人一律缴械；二、张勋在宁所掠公款八十余万，须一一缴出；三、降后张勋认住一宅，由民军派兵监护，逐渐遣散。至所要求不杀降，本民军宗旨，自可照行。挂剑一节，只许张勋一人，其余各人都不可以。”美国领事一一记录。

林补充说：“本来决定今晚攻城捉拿张勋，以问顽抗并妄杀平民、抄掠公币之罪，今贵领事既持人道主义来相劝勉，不得不依从。如张勋不依议，请贵领事速为通告城内诸领事并西人移出城外，以免波及。”“从现在开始至明晨七时正，作为停战时机。”

领事一一答应，只是叮嘱林一句：“今晚君万不可攻城！”

林慨然允诺：“只要贵领事能保张勋不野蛮行动，我民军决

不食言。”

美领事匆匆离去。

林为防止张勋诈降，借停战向民军发动突然袭击，而令各队官兵构筑工事。然后绕道朝阳门，去麒麟门，向徐总司令汇报美领事代张勋议降事。

一路上，淡云抹月，疏星挂林，寒风飕飕。林以大军压城，南京唾手可得，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当林跨进联军总司令部时，看到苏军司令刘之洁和清守宁部队代表徐州镇胡令宣在谈判张勋投降之事。

原来张勋在请美国领事与林述庆谈降的同时，又派胡令宣至雨花台找苏军议和。12月1日下午，胡出南门，手执白旗，臂缠白布，直奔苏军司令部，向刘之洁陈述了张勋议降的四点意见：“（一）不伤人民生命财产。（二）不杀城内驻防旗人。（三）张人骏、铁良二人准其北上。（四）张勋所部营队，准其带领他去。”刘略加思索即答：“第一条本民军宗旨，二三两条亦尚可从权核办，至第四条实万难允许。”并以此事关系重大，应由总司令决策。因而，带胡至联军总司令部，向徐绍桢面陈一切。

徐绍桢对林、刘的答复十分满意，并在此基础上稍加修饰，给张勋还答四条：“一、张勋暂拘，俟临时政府成立再议。二、张勋所部兵士徒手出城。三、枪械武器置小营操场，民军派员点收。四、张勋搜括库款80万缴出充饷。”并郑重声明：“明午12时如无满意之答复，立用重炮轰城。”

张勋本无投降之意，对民军的四条置之不答，只是利用停战的时机，收拾烂摊子。于当天晚上潜出南门，由大胜关一带渡江赴浦口。

12月2日，江浙联军总司令下令攻城，消灭清军残部。